

# 天鹄

副刊

## 坚守的荣光

■朱宜亮

非虚构 龙江故事

聂宝利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落成车辆检查员，是他让我对“坚守”一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那就是“坚守”的三层意义。一层恰如其分，与“坚守”匹配相当；另两层，一者稍显不足，得通过过地勉强坚守；一者超出许多，胜任有余，致使坚守有了更为深刻、更为广袤的内涵。

一个人，若对一项工作能胜任，且游刃有余，或许时间久了，反倒难以坚守。

正因为我看到了坚守的这层深

意，想要采访这位普通的落成车辆检查员，迟迟不敢动笔。真担心那种深刻一落笔就成了肤浅。

一个人的所作所为，能让另一个人陷入深思，能使其反思自身和诸多事情，即便未能带来实质性改变，也必有其积极意义。

我们的邂逅，是在哈尔滨车辆段的“文体中心”。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，悄然洒在地面，形成一片片耀眼的光斑。原打算吃完午饭就去按摩椅上放松放松，还是晚了一步，正当我略感失落，无意间瞥见不远处，他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畅游在书海之中。我怀着好奇心走近那扇玻璃门的图书馆，想要看看他读的是何书籍，这才发现他读的竟是车辆专业相关的书籍。

下午再到检修车库，碰巧是落成车检查岗位。因有了此前的一面之缘，这次我对他更为关注。

我站在敞车旁，一股强大的热流如猛兽般扑面而来。这辆车被推到车库前还在太阳底下暴晒着，此时的它，像被激怒的巨兽，浑身散发着热气、怒气，仿佛要吞噬一切。

面对如此庞然大物，置身于五十多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中，他丝毫没有畏惧，时而钻进车底锤锤敲打，时而站在车旁涂涂写写，时而登高查看车辆状态。晶莹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慢慢渗出，由细微渐至豆大，闪烁着晶莹的光亮。偶尔汗珠遮蔽视线，他才会随意用手擦拭，继而又投入到工作中。在这般酷热的场景下，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手电筒的光亮，步伐稳健，动作娴熟，手眼到位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故障检查中。

很快，我看见他工作服的背部，

洒出了一个硕大的心形汗渍，颜色深蓝，格外醒目，像一枚奖章背负在身体上。感慨万千的我迅速写出了《开在背上的盐碱花》和《火焰车》两篇文章，先后刊登在《劳动午报》上。

如果在寒冷的冬天，车辆从冰天雪地中进到检修车库，瞬间结满了晶莹的霜花，像一个气喘吁吁的白发老人，等待医治，寒气逼人。

这样的工作环境，他一干就是八年，从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检验员逐步成长为哈铁集团落成车检查第一名，再到铁路总公司的第一名，还荣获了“火车头奖章”这一至高殊荣。

那日采访时，他递给我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印着他每天必须检查的81处顶点，如此多的检查顶点，他每天要面对两次，甚至更多。初次检查一遍，等工友们作业结束，他还要复检一遍。更何况，身高一米八二的他，再戴着安全帽，在不足一米的车底下钻进钻出。八年的时间，弹指一挥间。在他身上，我真切地目睹了“坚守”的精神力量。

或许对于车辆检修的众多从业者来说，他微不足道，像他这般兢兢业业的检查者数不胜数，也可能不被瞩目，也可能不被称赞，但车辆检修的高质量，正是依靠聂宝利这样的人的笃定坚守，方才得以保障。能踏踏实实坚守自己的一方天地，本身就是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。

坚，是质地，是硬度，是生存的本领；守，是精神，是态度，是高尚的品质。而聂宝利，正是以其坚韧与坚守，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荣光。如今他带过的十几个徒弟都已经成为哈铁集团公司、车辆段的技术能手、骨干、工匠。

## 北上“尔滨”

■高艳

上海的女友没到过东北，一次聊起来，她说还没见过大雪，想去东北看看。我作为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，当然热情相邀。她又说，冬天太冷吧，还是夏天去看雪。

我一愣怔，夏天看雪？她说，是的呀，冬天冷，我们不行的。

我说，你是不是以为黑龙江四季都下雪。她说，不是吗？

久居上海，没让朋友们了解我们大龙江，是我的“失职”。于是向她普及，黑龙江四季分明，夏天最高温度也会达到30摄氏度，但早晚是凉爽的，不像上海的夏天离不开空调，夜里也要30度以上，不敢开窗。

女友听了，难为情地笑起来，似乎对误解黑龙江有些歉意，但更坚定了其对东北，对黑龙江的向往。因为几天后，她竟拿出黑龙江的行程计划。

癸卯年的最后一天，除夕，两位上海女友空降哈尔滨。

傍晚，回到牡丹江的我正和家人吃年夜饭，收到她们发来的照片和视频，俩人正在桌前举杯，桌上赫然一瓶“北大仓”让我这个东北大嫂都惊讶不已——这还是平时那两个温雅知性的上海女子吗。这让我想起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，她俩说，到东北，就要过东北样子的年。

再看饭桌上，黄色晶亮的锅包肉在盘中高高堆起，一盘清爽的麻酱凉皮拌黄瓜，一盘鲜亮的紫绿黄相间的东北三鲜，还有一大碗小鸡炖蘑菇。看来到哈尔滨之前，她们做足了功课。俩人说，可算见识了东北菜码的豪横。

不过，这黑龙江第一餐，她们差点没吃上。

原来，中午下飞机后，俩人快马加鞭赶到中央大街的酒店，放好行李，立即打车去计划好的第一站——冰雪大世界。看她们的照片，红围巾白羽绒服，红羽绒服白围巾两个人，在雪雕下起飞的姿态，感受到两个上海女子在冰城的畅快，这是她们从未见过的世界啊。照片上还有她们涂鸦的三个字“太爽啦”。

晚饭她们选在哈尔滨美食地标，有“锅包肉创始店”“滨江膳祖”之称的“老厨家”。因为除夕，店家下午四点便不再接待新客人，两位上海姑娘虽然赶得早，到这儿还是超时了。这哪行，俩人做的攻略里，这家始创于1907年的百年老店是必吃的店，心心念念的“锅包肉”怎么能错过。二人发挥“社牛”优势，直奔后厨找到厨师，动之以情——三千多公里飞到黑龙江，第一次来到“尔滨”，慕名老店，而且二人保证不耽误他们下班回家团聚。厨师长被打动了，破例留下她们，保证让她们尝到地道的黑龙江“锅包肉”，这才有了桌上的四大盘和“北大仓”。

电话里听到两位女友的笑声，好像凌晨三点起床赶路一路奔波多个小时的疲惫早已消散。

“开心的嘞，阿拉去看夜里的索菲亚教堂哩。”情不自禁时她们总会说上海话，软软的，又变回了江南女子。

次日上午，接到她们在哈药六厂的照片，“太震撼了！东北竟有如此金碧辉煌的欧式建筑了！”“不奇怪啊，看看哈尔滨的历史就知道了，当年这里可是‘东方莫斯科’‘东方小巴黎’呢，有30多个国家的十几万侨民居住。”我马上做简单的介绍。

“好的呀，下午就去黑龙江省博物馆。”这也是她们规划中的一站。

“还要去看看新建的黑龙江文学馆啊。”

“要去的。”那边的声音一直兴奋着。

我一直追踪着她们的脚步，中午，看到她们发的照片，在中央大街吃着马迭尔冰棍，在兆麟公园仰望雾凇。

兆麟公园是热心的出租车司机推荐的，告诉她们那里有好看的雾凇。果然，公园里玉树银花，迷雾中不失纯净，两位南方女子如入梦幻仙境，欣喜，惊叹。

“灵的灵的，太浪漫了，这是‘尔滨’对我们‘小土豆’的意外馈赠。”

“黑龙江冷不？”我知道，她们是怀着勇敢之心奔赴这座“冰城”的，为第一次踏上这片寒冷的土地做了充分的御寒准备，各自带了两件羽绒服，两条加绒棉被，那种厚雪地靴我都没见过，还有棉帽子，一大堆暖宝宝。

“哈哈，不冷的不冷的，都各有热了！”电话里是两个人叽咕的笑声。

此时，甲辰盛夏，她们又一次启程北上，完成对哈尔滨的另一个期待。



《原驰蜡象》中国画 65x45cm 刘振群



《雪情》版画 李永长

悠悠，钓斜晖之脉脉，钓青春之芳华。美女靓仔，桥上漫游，发丝飞舞，潇洒骑行，为江面再添无数怡人景致。此时，江风爽爽，夕阳映红了江面，似少女羞红了脸颊，云彩奇幻多变，如起伏之山峦，如翔舞之凤蝶，妙不可言。静静地欣赏，静静地聆听，生命就这样融入了我的安详的母亲河！

一步步走下江桥，已是傍晚时分，南岸公园煞是热闹——夕阳余晖中，年轻人脚踏滑板而行，一步一步，动感的身影吸引了游客的眼睛。中年人随风摇摆，姿态婀娜，裙袂如蝶，与江水共舞，晚霞中构成亮丽的风景，生活之色彩乍现，生命之活力尽显。老年人执各种乐器，吹拉弹唱，演绎着哈尔滨之秋江畔音乐风情。赏不厌的种种最美姿态，听不厌的声声和谱乐鸣。美，似江水流在每个人的眼里，更激荡在每个人的心中。

回望我的母亲河，夕阳中的美无法述尽，梦境一般迷离，情歌一般温馨，回望两岸的热闹场景，心中洋溢着无限的甜美与幸福！

深深地爱你，我的母亲河！我愿化作一朵浪花，跳跃在千里浪峰之上，读一抹斜阳，读城市风情，读今昔繁华，读你未来的绚丽荣光！

CHONGZHUN

## 尔滨之恋

## 松花江我的母亲河

■胡涛

小时候，你是我纯真的向往。爸爸领着我，蹦蹦跳跳地扑向你，欢喜你的奔流不息，欢喜你的江海声声，投进你博大的胸怀，任江水恣情亲吻我的肌肤，儿时的惬意安放在跳跃的浪花里。

长大后，你是我深情的眷恋。领着我心爱的她，江畔自由漫步，静静流淌的你，默默地伴随着我们的足迹，徐徐江风送来丝丝清凉，乘上小船，夕阳的余晖中与你相拥，浪花雪白，舟中赏你，你是那样的端庄典雅，浪花里不时飞出欢乐的歌。

而今天，你是我心灵的归宿。走在微微润湿的堤岸，看江水悠悠，千年不变的流动，像是人生之河，总是循着岁月的走向。过往的游船，载着多少生命的希望，穿梭的游艇，掀起激情四射的浪花。江畔乐此不疲的钓者，守着一江秋水，守着心中的期望，无关乎钓多少，钓翁之意不在鱼，而在江水涣涣而已。游人不减，熙熙攘攘，伛偻提携，情侣成双，借江风纳凉，借江水滋养甜蜜的爱情。这一江的秋水哟，承载多少人的炙热的渴望。眼前似有你灌溉的万顷良田在飘香，似有你滋养的万千冰城人在欢唱，呵，我的母亲河！

那巍然屹立的防洪纪念塔，是哈尔滨人英勇智慧的象征。1957年，他们把惊涛骇浪驯服成细水长流，母亲河哺育了英雄的冰城人。望塔基前喷泉四溢，望塔下游人如织，心中莫忘曾经付出血汗的城市的守护者，是他们让今天的幸福如花一样绽放！

缓缓走上江桥，俯瞰奔腾的江水，颇为壮美，波光粼粼，交织着变幻的云影。南北两岸对望，相看两不厌。绿树环绕，鸥歌燕舞，实是太平之盛世，和谐安乐之写照。

不知不觉，走到江桥尽头，忘路之远近，遂至心心念念的太阳岛。因为有滔滔松江水的滋养，才有郑绪岚婉转歌声《太阳岛上》的万种风情。江南到江北，一样的繁盛，一样的葱郁，一样的人间天堂。记忆中的水阁云天，依然美不胜收，曲径通幽，小桥流水，游人三五成群，尽享天光云影，水如青罗带，岸似碧玉簪。花团锦簇，绿意盎然，细雨微风，不醉不归！

时光匆匆，夕阳西下。顺江桥返回，看钓者鱼线成排，岂钓鱼焉？莫非钓时光之

在广汉，我与一条名为“鸭子河”的河流相遇。鸭子河，古称马脚河、雁江或金雁河，发源于龙门山脉太子峰南麓，是长江之重要支流沱江的主要支流。鸭子河的这一汪大水从五千年的时光深处流出，流到广汉三星堆遗址，穿越古蜀国的城垣，又被古蜀人唤作“洛水”，古蜀人傍水而居，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。蜀中秋来晚。洛水两岸，蒲草还保持着盛夏时的碧绿，夹杂其间的芦花已开始迎风飘洒，摇荡着亘古旷远的苍茫之气。几只白鹤在河上空斜开白亮亮的翅膀。叶发千年，花飞花散。河上戏水的家养鸭子，岸边汲水的古人早已杳不可寻，蒲草、芦花、白鹤是否依然是它们祖先的模样？

三星堆遗址处，曾经矗立过一座占地面积达十二平方公里的古城。这里，曾有七万古蜀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穿流其间的洛水，曾流出稼穡，流出水稻，流子孙。洛水，润泽过古蜀人的肌肤，支撑过他们的骨节。五千年后的初秋，洛水之滨，三星堆在我的眼睛里复活了。洛水上游不远处的高架桥上，两列银白色的动车呼啸着驶来，又

呼啸着远去。它们在洛水上交错，带来秦巴山脉那边中原的气息，也带去三星堆、洛水、几只白鹤和一河芦花的传说。更远处，广汉市区高楼接摩天。新时代的蜀人与古蜀先民错时空相依相邻。历史与新生，开掘与传承。洛水畔，古邑边，芳草碧云天，故事绚烂过这片厚土，也必将继续绚烂它的未来。

广汉，古称汉州、雒城，地处成都平原东北部，自古有“益州门户，通京孔道”之说，是成都的北大门。今天的广汉市，雒城只是面积积极小的一座复原古城。古城城门洞开，许是被三星堆遗址的耀眼光芒掩盖，背着旅行包的游客甚少。城楼三层，威严耸峙，柱壮檐飞。城门正中高悬四字匾——“雄临天府”，笔力雄健苍劲。雒城已成为寻常的市民公园。偶有本地市民摇蒲扇而来，间或有三两着汉服的女子执团扇在城中娉婷而过，后面跟着斜挎相机的摄影师。古典的美需要现代科技去定格，时空交错得让人有些恍惚。

缓步入城，才发现雒城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房湖公园。房湖公园为唐代名相房瑄

所建。中心是湖，房屋、公园混合着布局。今天，曾经的官家宅邸不仅对市民免费开放，也兼做道德法治宣传之所。此地的宣讲不张贴干巴巴的口号，而从古代典籍中寻找源头，并佐以释义，更具文化之感染力，易于为百姓所接受。如其中一条“一勤天下无难事”，语出清代钱德苍《解人颐·勤懒歌》“丈夫志向掀天地，拟上百尺竿头立。百尺竿头立不难，一勤天下无难事。”

“大观饮黛色，小住听泉声。”房湖公园有亭台楼阁、竹林树木，是房瑄公事之余休息之所。“南苑”处，奇石耸然，姿态万千。“房湖”上，回廊曲折，碧波轻漾，小桥静立，旧舫浮绿添古趣，新荷露水吐幽香，鱼跃离飞相上下，波光云影共徘徊。置身房湖公园之幽僻处，我仿佛走进了古雒城寻常百姓家。高高低低的浮土堆自然裸露着。土堆上，根根茨竹恣意生长，并不刻意造型。也许，公园管理方的初衷就是要保持竹林最真实的部分。一代名相的官宅，既有精雕细琢的工艺美术，又兼容了寻常人间的质朴本色，真乃“如是匠心同造化，宛然唐相旧经营。”

房湖公园曾见证房瑄与杜甫深厚的友谊。房瑄与杜甫同为河南人。房瑄主政雒城时，兴修水利，政绩卓著，深受百姓拥戴。杜甫居成都草堂期间，常至雒城与房瑄叙友情，倾吐心声。皓月清风曲几阔，二人于此“东借和西借借，早听竹沥晚听泉”，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互为知己的千古佳话。房瑄在唐玄宗时拜相，公元757年为唐肃宗所贬，杜甫曾上书为之力荐，亦受牵连。公元763年，房瑄重拜刑部尚书，但赴任途中卒于阆州（今阆中）。两年后，杜甫过阆州，特往祭坟。离别时，杜甫潸然泪下，赋诗《别房太尉墓》——“他乡复行役，驻马别孤坟。近泪无干土，低空有断云。对棋陪谢傅，把剑觅徐君。唯见林花落，莺啼送客闻。”

从雒城离开时，我慢慢回味雒城城楼上宣传的书法家赵朴初先生的那副对联——“房杜有遗踪，雒水清漪怀远泽；湖山增胜概，名园秀色见流风。”洛水，孕育了三星堆文明，也孕育了古蜀道上的雒城。在房湖公园发生的激荡历史中的牺牲、患难途中的友情让人感慨唏嘘。